# 資治通鑑/卷0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八 ◄

資治通鑑
卷四十九 漢紀四十一

► 卷五十

起柔兆敦牂，盡旃蒙單閼，凡十年。

資治通鑑 第049卷

【漢紀四十一】 起柔兆敦牂，盡旃蒙單閼，凡十年。

孝殤皇帝延平元年（丙午，公元一零六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卯，以太尉張禹為太傅，司徒徐防為太尉，參錄尚書事。太后以帝在襁褓，欲令重臣居禁內。乃詔禹捨宮中，五日一歸府；每朝見，特贊，與三公絕席。

封皇兄勝為平原王。

癸卯，以光祿勳梁鮪為司徒。

三月，甲申，葬孝和皇帝於慎陵，廟曰穆宗。

丙戌，清河王慶、濟北王壽、河間王開、常山王章始就國；太后特加慶以殊禮。慶子祜，年十三，太后以帝幼弱，遠慮不虞，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。耿姬，況之曾孫也；祜母，犍為左姬也。

夏，四月，鮮卑寇漁陽，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。兵馬掾嚴授諫曰：「前道險阻，賊勢難量，宜且結營，先令輕騎偵視之。」顯意甚銳，怒，欲斬之，遂進兵。愚虜伏發，士窜窓走，唯授力戰，身被十創，手殺數人而死。主簿衛福、功曹徐鹹皆自投赴顯，俱歿於陳。

丙寅，以虎賁中郎將鄧騭為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騭弟黃門侍郎悝為虎賁中郎將，弘、閶皆侍中。

司空陳寵薨。

五月，辛卯，赦天下。

壬辰，河東垣山崩。

六月，丁未，以太常尹勤為司空。

郡國三十七雨水。

己未，太后詔減太官、導官、尚方、內署諸服御、珍膳、靡麗難成之物，自非供陵廟，稻粱米不得導擇，朝夕一肉飯而已。舊太官、湯官經用歲且二萬萬，自是裁數千萬。及郡國所貢，皆減其過半；悉斥賣上林鷹犬；離宮、別館儲峙米□、薪炭，悉令省之。

丁卯，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。

秋，七月，庚寅，敕司隸校尉、部刺史曰：「間者郡國或有水災，防害秋稼，朝廷惟咎，憂惶悼懼。而郡國欲獲豐穰虛飾之譽，遂覆蔽災害，多張墾田，不揣流亡，競增戶口，掩匿盜賊，令奸惡無懲，署用非次，選舉乖宜，貪苛慘毒，延及平民。刺史垂頭塞耳，阿私下比，不畏於天，不愧於人。假貸之恩，不可數恃，自今以後，將糾其罰。二千石長吏其各實核所傷害，為除田租芻稿。」

八月，辛卯，帝崩。癸丑，殯於崇德前殿。太后與兄車騎將軍騭、虎賁中郎將悝等定策禁中，其夜，使騭持節以王青蓋車迎清河王子祜，齋於殿中。皇太后御崇德殿，百官皆

吉服陪位，引拜祜為長安侯。乃下詔，以祜為孝和皇帝嗣，又作策命。有司讀策畢，太尉奉上璽綬，即皇帝位，太后猶臨朝。

詔告司隸校尉、河南尹、南陽太守曰：「每覽前代，外戚賓客濁亂奉公，為民患苦，咎在執法怠懈，不輒行其罰故也。今車騎將軍騭等雖懷敬順之志，而宗門廣大，姻戚不少，賓客奸猾，多干禁憲，其明加檢敕，勿相容護。」自是親屬犯罪，無所假貸。

九月，六州大水。

丙寅，葬孝殤皇帝於康陵。以連遭大憂，百姓苦役，方中秘藏及諸工作事，事減約十分居一。

乙亥，殞石於陳留。

詔以北地梁慬為西域副校尉。慬行至河西，會西域諸國反，攻都護任尚於疏勒；尚上書求救，詔慬將河西四郡羌，胡五千騎馳赴之。慬未至而尚已得解，詔征尚還，以騎都尉段禧為都護，西域長史趙博為騎都尉。禧、博守它乾城，城小，梁慬以為不可固，乃譎說龜茲王白霸，欲入共保其城；白霸許之，吏民固諫，白霸不聽。慬既入，遣將急迎段禧、趙博，合軍八九千人。龜茲吏民並叛其王，而與溫宿、姑墨數萬兵反，共圍城，慬等出戰，大破之。連兵數月，胡眾敗走，乘勝追擊，凡斬首萬餘級，獲生口數千人，龜茲乃定。

冬，十月，四州大水，雨雹。

清河孝王慶病篤，上書求葬樊濯宋貴人塚旁。十二月，甲子，王薨。

乙酉，罷魚龍曼延戲。

尚書郎南陽樊准以儒風浸衰，上疏曰：「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，東西誅戰，不遑啟處，然猶投戈講藝，息馬論道。孝明皇帝庶政萬機，無不簡心，而垂情古典，游意經藝，每饗射禮畢，正坐自講，諸儒並聽，四方欣欣。又多征名儒，布在廊廟，每宴會則論難衍衍，共求政化，期門、羽林介胄之士，悉通《孝經》，化自聖躬，流及蠻荒，是以議者每稱盛時，鹹言永平。今學者益少，遠方尤甚，博士倚席不講，儒

者競論浮麗，忘謇謇之忠，習諓諓之辭，臣愚以為宜下明詔，博求幽隱，寵進儒雅，以俟聖上講習之期。」太后深納其言，詔：「公、卿、中二千石各舉隱士、大儒，務取高行，以勸後進，妙簡博士，必得其人。」

漢孝安皇帝上

孝安皇帝永初元年（丁未，公元一零七年）

春，正月，癸酉朔，赦天下。

蜀郡徼外羌內屬。

二月，丁卯，分清河國封帝弟常保為廣川王。

庚午，司徒梁鮪薨。

三月，癸酉，日有食之。

己卯，永昌徼外僬僥種夷陸類等舉種內附。

甲申，葬清河孝王於廣丘，司空、宗正護喪事，儀比東海恭王。

自和帝之喪，鄧騭兄弟常居禁中，騭不欲久在內，連求還第，太后許之。夏，四月，封太傅張禹、太尉徐防、司空尹勤、車騎將軍鄧騭，城門校尉鄧悝、虎賁中郎將鄧弘、黃門郎鄧閶皆為列侯，食邑各萬戶，騭以定策功增三千戶；騭及諸弟辭讓不獲，遂逃避使者，間關詣闕，上疏自陳，至於五六，乃許之。

五月，甲戌，以長樂衛尉魯恭為司徒。恭上言：「舊制，立秋乃行薄刑，自永元十五年以來，改用孟夏。而刺史、太守因以盛夏徵召農民，拘對考驗，連滯無已。上逆時氣，下傷農業。按月令『孟夏斷薄刑』者，謂其輕罪已正，不欲令久系，故時斷之也。臣愚以為今孟夏之制，可從此令。其決獄案考，皆以立秋為斷。」又奏：「孝章皇帝欲助三正之微，定律著令，斷獄皆以冬至之前。小吏不與國同心者，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，不問曲直，便即格殺，雖有疑罪，不復讞正。可令大辟之科，盡冬月乃斷。」朝廷皆從之。

丁丑，詔封北海王睦孫壽光侯普為北海王。

九真徼外、夜郎蠻夷，舉土內屬。

西域都護段禧等雖保龜茲，而道路隔塞，檄書不通。公卿議者以為「西域阻遠，數有背叛，吏士屯田。其費無已。」六月，壬戌，罷西域都護，遣騎都尉王弘發關中兵，迎禧及梁慬、趙博、伊吾盧、柳中屯田吏士而還。

初，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，居於安定。時諸降羌布在郡縣，皆為吏民豪右所徭役，積以愁怨。及王弘西迎段禧，發金城、隴西、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，郡縣迫促發遣。群羌懼遠屯不還，行到酒泉，頗有散叛，諸郡各發兵邀遮，或覆其廬落；於是勒姐、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，遂同時奔潰。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，先零別種，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為寇掠，斷隴道。時羌歸附既久，無復器甲，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，或負板案以為楯，或執銅鏡以象兵，郡縣畏懦不能制，丁卯，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。

秋，九月，午，太尉徐防以災異，寇賊策免。三公以災異免，自防始。辛未，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。

═══仲長統昌言曰：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，忿強臣之竊命，矯枉過直，政不任下，雖置三公，事歸台閣。自此以來，三公之職，備員而已；然政有不治，猶加譴責。而權移外戚之家，寵被近習之豎，親其黨類，用其私人，內充京師，外布列郡，顛倒賢愚，貿易選舉，疲駑守境，貪殘牧民，撓擾百姓，忿怒四夷，招致乖叛，亂離斯瘼，怨氣並作，陰陽失和，三光虧缺，怪異數至，蟲螟食稼，水旱為災。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，反以策讓三公，至於死、免，乃足為叫呼蒼天，號咷泣血者矣！又，中世之選三公也，務於清慤謹慎，循常習故者，是乃婦女之檢柙，鄉曲之常人耳，惡足以居斯位邪！勢既如彼，選又如此，而慾望三公勳立於國家，績加於生民，不亦遠乎！昔文帝之於鄧通，可謂至愛，而猶展申徒嘉之志。夫見任如此，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！至如近世，外戚、宦豎，請托不行，意氣不滿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，惡可得彈正者哉！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，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。光武奪三公之重，至今而加甚；不假後黨以權，數世而不行；蓋親疏之勢異也！今人主誠專委三公，分任責成，而在位病民，舉用失賢，百姓不安，爭訟不息，天地多變，人物多妖，然後可以分此罪矣！

壬午，詔：太僕、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；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，皆減半食；諸所造作，非供宗廟園陵之用，皆且止。

庚寅，以太傅張禹為太尉，太常周章為司空。

大長秋鄭眾、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勢豫政，周章數進直言，太后不能用。初，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，而貪殤帝孩抱，養為己子，故立焉。及殤帝崩，群臣以勝疾非痼，意鹹歸之；太后以前不立勝，恐後為怨，乃迎帝而立之。周章以眾心不附，密謀閉宮門，誅鄧騭兄弟及鄭眾、蔡倫，劫尚書，廢太后於南宮，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。事覺，冬，十一月，丁亥，章自殺。

戊子，敕司隸校尉、冀、并二州刺史，「民訛言相驚，棄捐舊居，老弱相攜，窮困道路。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喻：若欲歸本郡，在所為封長檄；不欲，勿強。」

十二月，乙卯，以潁川太守張敏為司空。

詔車騎將軍鄧騭、征西校尉任尚將五營及諸郡兵五萬人，屯漢陽以備羌。

是歲，郡國十八地震，四十一大水，二十八大風，雨雹。

鮮卑大人燕荔陽詣闕朝賀。太后賜燕荔陽王印綬、赤車、參駕，令止烏桓校尉所居寧城下，通胡市，因築南、北兩部質館。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。

孝安皇帝永初二年（戊申，公元一零八年）

春，正月，鄧騭至漢陽；諸郡兵未至，鐘羌數千人擊敗騭軍於冀西，殺千餘人。梁慬還，至敦煌，逆詔慬留為諸軍援。慬至張掖，破諸羌萬餘人，其能脫者十二三；進至姑臧，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，並慰譬，遣還故地。

御史中丞樊准以郡國連年水旱，民多饑困，上疏：「請令太官、尚方、考功、上林池御諸官，實減無事之物；五府調省中都官吏、京師作者。又，被災之郡，百姓凋殘，恐非賑給所能勝贍，雖有其名，終無其實。可依征和元年故事，遣使持節慰安，尤困乏者徙置荊、揚孰郡。今雖有西屯之役，宜先東州之急。」太后從之。悉以公田賦與貧民，即

擢准與議郎呂倉並守光祿大夫。二月，乙丑，遣准使冀州、倉使兗州稟貸，流民鹹得蘇息。夏，旱。五月，丙寅，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。洛陽有囚，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，羸困輿見，畏吏不敢言，將去，舉頭若欲自訴。太后察視覺之，即呼還問狀，具得枉實。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。行未還宮，澍雨大降。

六月，京師及郡國四十大水，大風，雨雹。秋，七月，太白入北斗。閏月，辛丑，廣川王常保薨。無子，國除。

癸未，蜀郡徼外羌舉士內屬。

冬，鄧騭使任尚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，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，尚軍大敗，死者八千餘人，羌眾遂大盛，朝廷不能制。湟中諸縣，粟石萬錢，百姓死亡不可勝數，而轉運難劇。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輸作若盧，使其子俊上書曰：「方今西州流民擾動，而征發不絕，水潦不沐，地力不復，重之以大軍，疲之以遠戍，農功消於轉運，資財竭於征發，田疇不得墾闢，禾稼不得收入，搏手困窮，無望來秋，百姓力屈，不復堪命。臣愚以為萬里運糧，遠就羌戎，不若總兵養眾，以待其疲。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，留征西校尉任尚，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，休徭役以助其時，止煩賦以益其財，令男得耕種，女得織紝，然後畜精銳，乘懈沮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備，則邊民之仇報，奔北之恥雪矣。」書奏，會樊准上疏薦參，太后即擢參於徒中，召拜謁者，使西督三輔諸軍屯。十一月，辛酉，詔鄧騭還師，留任尚屯漢陽為諸軍節度。遣使迎拜騭為大將軍。既至，使大鴻臚親迎，中常侍郊勞，王、主以下候望於道，寵靈顯赫，光震都鄙。

滇零自稱天子，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、上郡、西河諸雜種羌斷隴道，寇鈔三輔，南入益州，殺漢中太守董炳。梁慬受詔當屯金城，聞羌寇三輔，即引兵赴擊，轉戰武功、美陽間，連破走之，羌稍退散。

十二月，廣漢塞外參狼羌降。

是歲，郡國十二地震。

孝安皇帝永初三年（己酉，公元一零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子，皇帝加元服，赦天下。

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。仁戰數不利，當煎、勒姐羌攻沒破羌縣，鍾羌攻沒臨洮縣，執隴西南部都尉。

三月，京師大饑，民相食。壬辰，公卿詣闕謝；詔「務思變復，以助不逮。」

壬寅，司徒魯恭罷。恭再在公位，選辟高第至列卿、郡守者數十人，而門下耆舊或不蒙薦舉，至有怨望者。恭聞之，曰：「學之不講，是吾憂也，諸生不有鄉舉者乎！」終無所言，亦不借之議論。學者受業，必窮核問難，道成，然後謝遣之。學者曰：「魯公謝與議論，不可虛得。」

夏，四月，丙寅，以大鴻臚九江夏勤為司徒。

三公以國用未足，奏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內侯、虎賁、羽林郎、五官、大夫、官府吏、緹騎、營士各有差。

甲申，清河愍王虎威薨，無子。五月，丙申，封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，奉孝王后。

六月，漁陽烏恆與右北平胡千餘寇代郡、上谷。

漢人韓琮隨匈奴南單于入朝，既還，說南單于云：「關東水潦，人民飢餓死盡，可擊也。」單于信其言，遂反。

秋，七月，海賊張伯路等寇濱海九郡，殺二千石、令、長；遣侍御史巴郡龐雄督州郡兵擊之，伯路等乞降，尋復屯聚。

九月，雁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，及南匈奴骨都侯合七千騎寇五原，與太守戰於高渠谷，漢兵大敗。

南單于圍中郎將耿種於美稷。冬，十一月，以大司農陳國何熙行車騎將軍事，中郎將龐雄為副，將五營及邊郡兵二萬餘人，又詔遼東太守耿夔率鮮卑及諸郡兵共擊之。以梁慬行度遼將軍事。雄、夔擊南匈奴薁鞬日逐王，破之。

十二月，辛酉，郡國九地震。

乙亥，有星孛於天苑。

是歲，京師及郡國四十一雨水，并、涼二州大饑，人相食。

太后以陰陽不和，軍旅數興，詔歲終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，減逐疫侲子之半。

孝安皇帝永初四年（庚戌，公元一一零年）

春，正月，元會，徹樂，不陳充庭車。

鄧騭在位，頗能推進賢士，薦何熙、李郃等列於朝廷，又辟弘農楊震、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，天下稱之。震孤貧好學，明歐陽《尚書》，通達博覽，諸儒為之語曰：「關西孔子楊伯起。」教授二十餘年，不答州郡禮命，眾人謂之晚暮，而震志愈篤。騭聞而辟之，時震年已五十餘，累遷荊州刺史、東萊太守。當之郡，道經昌邑，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，夜懷金十斤以遺震。震曰：「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」密曰：「暮夜無知者。」震曰：「天知，地知，我知，子知，何謂無知者！」密愧而出。後轉涿郡太守。性公廉，子孫常蔬食、步行；故舊或欲令為開產業，震不肯，曰：「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，以此遺之，不亦厚乎！」張伯路復攻郡縣，殺吏，黨眾浸盛。詔遣御史中丞王宗持節發幽、冀諸郡兵合數萬人，征宛陵令扶風法雄為青州刺史，與宗並力討之。

南單于圍耿種數月，梁慬、耿夔擊斬其別將於屬國故城，單于自將迎戰，慬等復破之，單于遂引還虎澤。

丙午，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。二月，南匈奴寇常山。

滇零遣兵寇褒中，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。任尚軍久出無功，民廢農桑，乃詔尚將吏兵還屯長安，罷遣南陽、潁川、汝南吏士。乙丑，初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，扶風都尉於雍，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。

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，騭然之，欲棄涼州，並力北邊。乃會公卿集議，騭曰：「譬若衣敗壞，一以相補，猶有所完，若不如此，將兩無所保。」公卿皆

以為然。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：「若大將軍之策，不可者三：先帝開拓土宇，劬勞後定，而今憚小費，舉而棄之，此不可一也。涼州既棄，即以三輔為塞，則園陵單外，此不可二也。嗇曰：『關西出將，關東出相。』烈士武臣，多出涼州，士風壯猛，便習兵事。今羌、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，以涼州在後故也。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，蒙矢石於行陳，父死於前，子戰於後，無反顧之心者，為臣屬於漢故也。今推而捐之，割而棄之，民庶安土重還，必引領而怨曰：『中國棄我於夷狄！』雖赴義從善之人，不能無恨。如卒然起謀，因天下之饑敝，乘海內之虛弱，豪雄相聚，量材立帥，驅氐、羌以為前鋒，席捲而東，雖賁、育為卒，太公為將，猶恐不足當御；如此，則函谷以西，園陵舊京非復漢有，此不可三也。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！」禹曰：「吾意不及此，微子之言，幾敗國事！」詡因說禹：「收羅涼土豪傑，引其牧守子弟於朝，令諸府各辟數人，外以勸厲答其功勤，內以拘致防其邪計。」禹善其言，更集四府，皆從詡議。於是辟西州豪桀為掾屬，拜牧守、長吏子弟為郎，以安慰之。

鄧騭由是惡詡，欲以吏法中傷之。會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，屯聚連年，州郡不能禁，乃以詡為朝歌長。故舊皆吊之，詡笑曰：「事不避難，臣之職也。不遇槃根錯節，無以別利器，此乃吾立功之秋也。」始到，謁河內太守馬稜。稜曰：「君儒者，當謀謨廟堂，乃在朝歌，甚為君憂之。」詡曰：「此賊犬羊相聚，以求溫飽耳，願明府不以為憂。」稜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詡曰：「朝歌者，韓、魏之郊，背太行，臨黃河，去敖倉不過百里，而青、冀之民流亡萬數，賊不知開倉招眾，劫庫兵，守成皋，斷天下右臂，此不足憂也。今其眾新盛，難與爭鋒；兵不厭權，願寬假轡策，勿令有所拘閡而已。」及到官，設三科以募求壯士，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，其攻劫者為上，傷人偷盜者次之，不事家業者為下，收得百餘人，詡為饗會，悉貰其罪，使入賊中誘令劫掠，乃伏兵以待之，遂殺賊數百人。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，以采線縫其裾，有出市裡者，吏輒禽之。賊由是駭散，咸稱神明，縣境皆平。

三月，何熙軍到五原曼柏，暴疾，不能進；遣龐雄與梁慬、耿種將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，連營稍前。單于見諸軍並進，大恐怖，顧讓韓琮曰：「汝言漢人死盡，今是何等人也！」乃遣使乞降，許之。單于脫帽徒跣，對龐雄等拜陳，道死罪。於是赦之，遇待如初，乃還所鈔漢民男女及羌所略轉賣入匈奴中者合萬餘人。會熙卒，即拜梁慬度遼將軍。龐雄還，為大鴻臚。

先零羌復寇褒中，鄭勤欲擊之，主簿段崇諫，以為「虜乘勝，鋒不可當，宜堅守待之。」

勤不從，出戰，大敗，死者三千餘人，段崇及門下吏王宗、原展以身扞刃，與勤俱死。

徙金城郡居襄武。

戊子，杜陵園火。

癸巳，郡國九地震。

夏，四月，六州蝗。

丁丑，赦天下。

王宗、法雄與張伯路連戰，破走之，會赦到，賊以軍未解甲，不敢歸降。王宗召刺史太守共議，皆以為當遂擊之，法雄曰：「不然。兵凶器，戰危事，勇不可恃，勝不可必。賊若乘船浮海，深入遠島，攻之未易也。及有赦令，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，勢必解散，然後圖之，可不戰而定也。」宗善其言，即罷兵。賊聞，大喜，乃還所略人；而東萊郡兵獨未爭甲，賊復驚恐，遁走遼東，止海島上。

秋，七月，乙酉，三郡大水。

騎都尉任仁與羌戰累敗，而兵士放縱，檻車征詣延尉，死。護羌校尉段禧卒，復以前校尉侯霸代之，移居張掖。

九月，甲申，益州郡地震。

皇太后母新野君病，太后幸其第，連日宿止；三公上表固爭，乃還宮。冬，十月，甲戌，新野君薨，使司空護喪事，儀比東海恭王。鄧騭等乞身行服，太后欲不許，以問曹大家，大家上疏曰：「妾聞謙讓之風，德莫大焉。今四舅深執忠孝，引身自退，而以方垂未靜，拒而不許，如後有豪毛加於今日，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。」太后乃許之。乃服除，詔騭復還輔朝政，更授前封，騭等叩頭固讓，乃止。於是並奉朝請，位次三公下，特進、侯上，其有大議，乃詣朝堂，與公卿參謀。

太后詔陰後家屬皆歸故郡，還其資財五百餘萬。

孝安皇帝永初五年（辛亥，公元一一一年）

春，正月，庚辰朔，日有食之。

丙戌，郡國十地震。

己丑，太尉張禹免。甲申，以光祿勳潁川李修為太尉。

先零羌寇河東，至河內，百姓相驚，多南奔渡河，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，詔魏郡、趙國、常山、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。羌既轉盛，而緣邊二千石、令、長多內郡人，並無守戰意，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。三月，詔隴西徙襄武，安定徙美陽，北地徙池陽，上郡徙衙。百姓戀土，不樂去舊，遂乃刈其禾稼，發徹室屋，夷營壁，破積聚。時連旱蝗饑荒，而驅蹙劫掠，流離分散，隨道死亡，或棄捐老弱，或為人僕妾，喪其太半。復以任尚為侍御史，擊羌於上黨羊頭山，破之，乃罷孟津屯。

夫餘王寇樂浪。

高句驪王宮與濊貊寇玄菟。

夏，閏四月，丁酉，赦涼州、河西四郡。

海郡張伯路復寇東萊，青州刺史法雄擊破之；賊逃還遼東，遼東人李久等共斬之，於是州界清靜。

秋，九月，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、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，聚眾據上邽城。冬，十二月，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；封習討奸侯。杜季貢、王信等將其眾據樗泉營。

是歲，九州蝗，郡國八雨水。

孝安皇帝永初六年（壬子，公元一一二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寅，詔曰：「凡供薦新味，多非其節，或郁養強孰，或穿掘萌牙，味無所

至而夭折生長，豈所以順時育物乎！《傳》曰：『非其時不食。』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，皆須時乃上。」凡所省二十三種。

三月，十州蝗。

夏，四月，乙丑，司空張敏罷。己卯，以太常劉愷為司空。

詔建武元功二十八將皆紹封。

五月，旱。

丙寅，詔令中二千石下至黃綬，一切復秩。六月，壬辰，豫章員谿原山崩。

辛巳，赦天下。

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，破斬之。杜季貢亡，從滇零。是歲，滇零死，子零昌立，年尚少，同種狼莫為其計策，以季貢為將軍，別居丁奚城。

孝安皇帝永初七年（癸丑，公元一一三年）

春，二月，丙午，郡國十八地震。

夏，四月，乙未，平原懷王勝薨，無子；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。

丙申晦，日有食之。

秋，護羌校尉侯霸、騎都尉馬賢擊先零別部牢羌於安定，獲首虜千人。

蝗。

孝安皇帝元初元年（甲寅，公元一一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甲子，改元。

二月，乙卯，日南地坼，長百餘里。

三月，癸亥，日有食之。

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三所，皆為塢壁，設鳴鼓，以備羌寇。

夏，四月，丁酉，赦天下。

京師及郡國五旱，蝗。

五月，先零羌寇雍城。

秋，七月，蜀郡夷寇蠶陵，殺縣令。

九月，乙丑，太尉李修罷。

羌豪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、漢中、巴郡，板楯蠻救之，漢中五官掾程信率郡兵與蠻共擊破之。號多走還，斷隴道，與零昌合，侯霸、馬賢與戰於枹罕，破之。

辛未，以大司農山陽司馬苞為太尉。

冬，十月，戊子朔，日有食之。

涼州刺史皮楊擊羌於狄道，大敗，死者八百餘人。

是歲，郡國十五地震。

孝安皇帝元初二年（乙卯，公元一一五年）

春，護羌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，號多等帥眾降；參遣詣闕，賜號多侯印，遣之。參始還治令居，通河西道。

零昌分兵寇益州，遣中郎將尹就討之。夏，四月，丙午，立貴人滎陽閻氏為皇后。後性妒忌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，後鴆殺李氏。

五月，京師旱，河南及郡國十九蝗。

六月，丙戌，太尉司馬苞薨。

秋，七月，辛巳，以太僕泰山馬英為太尉。

八月，遼東鮮卑圍無慮；九月，又攻夫犁營，殺縣令。

壬午晦，日有食之。

尹就擊羌黨呂叔都等，蜀人陳省、羅橫應募刺殺叔都，皆封侯，賜錢。

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。雄，超之子也。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，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。龐參將羌、胡兵七千餘人，與鈞分道並擊零昌。參兵至勇士東，為杜季貢所敗，引退。鈞等獨進，攻拔丁奚城，杜季貢率眾偽逃。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，光等違鈞節度，散兵深入，羌乃設伏要擊之，鈞在城中，怒而不救。冬，十月，乙未，光等兵敗，並沒，死者三千餘人，鈞乃遁還。龐參既失期，稱病引還。皆坐徵，下獄，鈞自殺。時度遼將軍梁慬亦坐事抵罪。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、慬智能，宜宥過責效。詔赦參等，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，復以任尚為中郎將，代班雄屯三輔。

懷令虞詡說尚曰：「兵法：弱不攻強，走不逐飛，自然之勢也。今虜皆馬騎，日行數百里，來如風雨，去如絕弦，以步追之，勢不相及，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，曠日而無功也。為使君計，莫如罷諸郡兵，各令出錢數千，二十人共市一馬，以萬騎之眾，逐數千之虜，追尾掩截，其道自究。便民利事，大功立矣。」尚即上言，用其計，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，破之。

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，以為武都太守，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，詡即停軍不進，而宣言：「上書請兵，須到當發。」羌聞之，乃分鈔傍縣。詡因其兵散，日夜進道，兼行百餘里，令吏士各作兩灶，日增倍之，羌不敢逼。或問曰：「孫臏減灶而君增之，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，以戒不虞，而今日且二百里，何也？」詡曰：「虜眾多，吾兵少，徐

行則易為所及，速進則彼所不測。虜見吾灶日增，必謂郡兵來迎，眾多行速，必憚追我。孫臏見弱，吾今示強，勢有不同故也。」既到郡，兵不滿三千，而羌眾萬餘，攻圍赤亭數十日。詡乃令軍中，強弩勿發，而潛發小弩；羌以為矢力弱，不能至，並兵急攻。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，發無不中，羌大震，退。詡因出城奮擊，多所傷殺。明日，悉陳其兵眾，令從東郭門出，北郭門入，貿易衣服，回轉數周；羌不知其數，更相恐動。詡計賊當退，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，候其走路；虜果大奔，因掩擊，大破之，斬獲甚眾。賊由是敗散。詡乃占相地勢，築營壁百八十所，招還流亡，假賑貧民，開通水運。詡始到郡，谷石千，鹽石八千，見戶萬三千；視事三年，米石八十，鹽石四百，民增至四萬餘戶，人足家給，一郡遂安。

十一月，庚申，郡國十地震。

十二月，武陵澧中蠻反，州郡討平之。

己酉，司徒夏勤罷，庚戌，以司空劉愷為司徒，光祿勳袁敞為司空。敞，安之子也。

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卒。弘性儉素，治歐陽《尚書》，授帝禁中。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，位特進，封西平侯。太后追弘雅意，不加贈位、衣服，但賜錢千萬，布萬匹；兄騭等復辭不受。詔封弘子廣德為西平侯。將葬，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，禮儀如霍光故事。太后皆不聽，但白蓋雙騎，門生輓送。後以帝師之重，分西平之都鄉，封廣德弟甫德為都鄉侯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